

## 花潮

## 【官渡粑粑】官渡粑粑

□ 张永权



## 买年货

曹先强

春节期间,中缅地区年味很浓,村落中兴起办年货过年的气氛。早饭后,跟着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阿昌族人称为“活袍”的曹明宽,沿着弯弯的山路去县城,买年货。

乘车行走在边疆山乡,一路山花烂漫,乡村迎春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徜徉年货街,赶街的人群,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如春潮般涌动,人声鼎沸。年货交易买出售,供需购销两旺,男女老少,脸上洋溢着迎春的喜悦与过年的兴奋。

从龙塘村下山,初冬的暖阳,温和地照耀在边地山川,薄雾蒙蒙的勐科河谷,田畴环绕,古树成荫,大地一片翠绿,天空一片湛蓝。五进龙塘村,乡村的田野工作即将结束,我随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团队,深入边疆从事田野调查,为一部少数民族诗史设立了一个抢救性记录工程课题组,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半年时间内五次进入乡村,认真围绕着阿昌族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在项目区域内采风史诗人文历史自然环境,访谈史诗传承人“活袍”群体曹明宽、梁其美、曹连文、杨发云,寻访史诗演唱者赵安昌故里,采访史诗翻译者杨叶生等非遗群体。

春节将至,晨曦弥漫之中,山乡村落,赶街人群,车水马龙,大多数人家靠摩托车,殷实之家有面包车,上街都是机械化了。边疆山区四乡八寨,骑车上街乘车赶集已是常态化了。冬天早晨天气清冷,人人都穿着防寒保暖衣服,见摩托车手头戴斗篷裹着围巾,以防寒风刮脸,刮风下雨。有男子身背着媳妇来的,媳妇则披着边地常见的厚披巾。这种浅色披巾在内地和都市一般人家是用来做毛

每天清晨或黄昏,在灿烂的霞光中,在鸟儿鸣唱的欢闹声中,窗外便响起“官渡粑粑、官渡粑粑……”的叫卖声。那特有的,带着滇池畔泥土气息的声音,在我听起来是那么悦耳,那么动人。于是,便走到门外,向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走街串巷,卖官渡粑粑的大嫂,买上一两个官渡粑粑,回到家冲杯咖啡或热一杯牛奶,加一个鸡蛋成为我习惯性的早点。被朋友嘲讽为顽固的中西结合的营养早餐。

的确,要是这位大嫂有事,没有来卖官渡粑粑,我倒还有失落和不习惯。

这是因为,官渡粑粑是我走进昆明最早吃到的有地方特色的小食品,是它使我和官渡结上了不少文字之缘。还因为这个卖官渡粑粑的大嫂,用官渡人祖传的粑粑小食品,帮助她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记得56年前,我怀揣着一本四川大学的毕业证,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离开故乡天府之国,来到春城昆明。那时交通不便,在乌蒙山颠簸了三天多,到第四天晚上,才来到一个城边的车站,接站的是省人事局的一位姓刘的年轻同志,他把我带到一个附近的小招待所住了下来。临走时他从一个军用挂包里,掏出一个纸包给我,说天晚了,招待所食堂关门了,这是他爱人做的官渡粑粑。又说他和爱人都是官渡人,官渡粑粑做得很地道的,将就填填肚子吧。他又反复抱歉地说,你们老远来昆明支援边疆的文化建设,还让我们饿着肚子,真不好意思。

我捧着这官渡粑粑,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一个粑粑让我感受到官渡人的朴实、诚恳和热情。因为实在太饿了,倒了杯开水,两个粑粑几口就消灭了。但吃了才知道,这里的粑粑,和四川的粑粑是不同的,四川人是把米用水泡发后,磨细蒸的发糕叫粑粑。这官渡粑粑却是麦面做的,用火烤过,但里边的黑芝麻馅,很特别,香甜可口。

风情、人情,通过这官渡粑粑,给我第一印象,非常美好。

过了一日,刘同志来说,你的工作分配还得等一段时间,他来带我去看翠湖和大观楼。门票都是免费的,但刘同志亲自掏腰包,五毛钱租了一只小船,荡舟翠湖,穿过竹林岛,竹林里传来很土风的民歌声。刘同志说,是他们官渡人在这里对调子,我们上去看看。我高兴地回答:“要得。”谁知一上岸,刘同志就被对歌的男女老少围着问这问那,责怪他这个农村青年参军入党提干,转业进了政府衙门,就忘了父老乡亲,有的还叫他么留下来看对上一段调子再走?刘同志说,等下次有空了来和你们对,今天要带小张去大观楼看看。说完就和他们在笑声中告别。这时,一个爹爹拉住他说,把这几个官渡粑粑带上,饿了填填肚子。

我们坐公交来到大观楼,已到中午。郭沫若的题词“果然一大观”高悬楼门,两边是大观楼的长联,我们吃着爹爹送的官渡粑粑,刘同志念着长联,给我讲解长联的字句。虽然我这个大学五年制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校时就知道大观楼长联,但还是认真听刘同志的讲解。

最美不过家乡水,这滇池东北岸的大片土地,就是刘同志的家乡。他动情地说:这长联写的昆明风光,云南历史,其实不少就是官渡的风光,官渡的历史。他很动情地背诵着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

他说,这些很有历史文化的典故中,特别是东骧神骏的故事,在官渡家喻户晓。位于两千多年前古南方丝绸之路就是从官渡向西南边陲出国的。秦开五尺道的伟大工程,穿过昭通豆沙关,南下进入官渡大地,直到滇池边。为方便驿路上的马帮、官商和行人,就在滇池边设驿站。这也是官渡这个名字最早的由来。一条驿路带来了官渡的开放和繁荣,还形成了官渡渔灯、螺峰叠翠、滇南草坪、云台月照等官渡八景。这些美景自然是和滇池以及渡口相关的。美丽的官渡,成为南方丝绸之路最繁华、最美丽的驿站。不少马帮、客商来到官渡就不想走了,有的还在这里开店做生意。传说佛祖圣地古印度的一匹金马神骏,经古丝绸之路,渡过滇池,来到官渡东山,就被这一带美丽、神奇的风光迷住了,再也不愿回印度了,隐没于官渡的东山之中。于是,古官渡人在东山下建了一座寺庙金马寺,把这里的山叫金马山,山下村庄叫金马村。经大手笔孙髯翁轻轻一点,“东骧神骏”就走进了毛主席誉为的“古今第一长联”里。刘同志还指着手中的官渡粑粑说,虽然它的传说很多,但他认为,官渡粑粑不过是官渡人为过往马帮、客商、行人,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丛林山崖江河边行走,便携带米和饿了随时可吃,而创造出的一种方便食品。因此,官渡粑粑,应该比传说的时间更早,是悠久历史文化内蕴的地方特色小吃。

我认为刘同志的话很有道理。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时为官渡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也是作家的杨林森,要为当时官渡的发展新气象留下点文字纪录,邀请我和诗人李光云深入官渡各地采访,每当出发时,都给我们带上几个官渡粑粑和一壶热茶,还真是解了我们在田野山村采访的饥渴之需。就是当时我在深夜赶写长篇报告文学《神骏之歌》时,饿了也会吃上几口官渡粑粑。还有今年初官渡区文联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组稿,邀请晓雪和我等一大批作家到官渡古镇采风,大家从四面八方赶到古镇的金塔汇集,不少人未吃早点,区文联主席便从附近的官渡粑粑食店,买来各种特色馅的粑粑,大家一边观看神奇的金塔,听专家讲金塔的历史,一边吃着官渡粑粑,收获满满。

如今因常听窗外那位卖官渡粑粑大嫂的叫卖声,想起官渡粑粑与我的不少情缘,也就时不忘买她的官渡粑粑当早点,时间久了,也会聊上几句。原来这位大嫂也是金马村的人。她的母亲就会做地道的官渡粑粑。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她在家带女儿,丈夫在南方一家服装厂打工,不幸的是有一年春节前的晚上,丈夫因工厂着火被烧死。当时她的心都有了,但想到刚上小学的女儿,她活了下来。把丈夫死后得的抚恤费,在昆明城边买了两间旧房子,把女儿送进寄宿学校,她就用母亲传下的手艺,做官渡粑粑卖,走村串巷叫卖,十多年不间断,小买卖积少成多,赚了点钱供女儿上了大学,毕业后还考上公务员。女儿叫她享福算了吧,可她说:习惯了,不做官渡粑粑卖,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于是,她的叫卖声便成了我们这一带美妙的一曲乡音。

“官渡粑粑,官渡粑粑……”这穿越时空的叫卖声,不知还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在流传,在续写……

## 在立春的路口

贾来发

日记  
我把日子  
一天天码起来  
而且还添加了阴晴雨雪  
有时我拿起  
不费吹灰之力  
有时我要翻动  
却重得如同大山  
把我埋在深深的岁月里  
这些日记  
都是日常生活和拉拉杂杂  
每每翻出  
我听见岁月的声响  
一路哔哔  
在立春的路口  
此刻  
我看见  
春天  
就在赶回的路上  
那些红唇的小花  
一个个  
笑得比春还灿烂  
我听见她们的笑声  
比屋前的雨滴还鲜亮  
此刻  
这些小花  
都举起不同的酒杯  
就等着  
春的绽放

大雾垭坡村  
(外一首)

王红彬

村寨就堆在山上  
大雾就叠在谷底  
所有的鲜花、植物  
甚至聒噪的鸟鸣  
都被大雾消灭  
昨夜唱着酒歌  
对着我谈情说爱的彝家妹子  
连同她那双闪烁的眼睛  
也都躲在大雾后面  
在洼垭的大山背后  
雾不是雾  
而是一只手掌  
轻轻一挥  
便能一手遮天  
说是来看风景  
看彝家阿妈纺织  
看小阿妹唱阿里调  
不见其只闻其声  
不是她们害羞躲起来了  
而是她们的眼睛过于敏感  
人虽然见不到  
高亢的调子还是从  
层层叠叠的土掌房里钻出来  
从羊圈下面的水塘里冒出来  
从绵延万里的大山上传出来  
越过千山万水越过亘古时光  
直达我的内心  
听说她们铺好了松毛  
宰好了山羊  
盛装打扮端出米酒  
只为迎接彝家的贵客  
就连花公鸡都扯开嗓子  
站在墙头上唱起了  
尖声细气的古歌

## 哈尼山寨

有人说哈尼人住在山上  
我不相信  
有人说哈尼寨子建在天上  
我不相信  
我只看见数不清的树木  
聚在寨子边的山坡  
密谋着什么  
有几株特别高大  
肩上扛着绿色的武器  
将天戳了个窟窿  
漏了阳光漏了雨水  
鲜花拼命鼓掌  
不知天高地厚的蝉  
甚至吵醒了天边的云  
树在低处  
长成一片片灌木  
跑到高岗  
就是一座座大山  
人们须要抬头将它仰望  
而我只是过客  
真的搞不懂  
那么多的树林  
突然将村寨包围  
究竟意味着什么  
相守相望

## 走向预言

原因

书,但从未有过收获。于是我只好常常暗地里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直到1978年以后,我才陆续读到他的另一些作品。《画梦录》也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收录的文章精美纤巧,细腻传神,妩媚多姿;有着忧伤的美丽,美丽的忧伤;含蓄,耐咀嚼,往往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意盎然。在《雨前》中他写上了岸的小鸭:“弯曲它的颈到背上,红红的长嘴藏没在翅膀里,静静地合上它白色的茸毛间的小黑睛,仿佛准备睡眠。可怜的小动物,你就是这样做你的梦吗?”观察的细致和描写的生动让我惊叹。但像诗集《预言》一样,他似乎更醉心于在自己构筑的精致短文中倾注他青年时代的哀愁和苦闷。在《独语》中他这样写道:“设想独步在荒凉的街上,一种枯寂的声响固执地追随者你,如昏黄的灯光下的黑色影子,你不知该对它珍爱还是不能忍耐了:那是你脚步的独语。”

对创作《预言》和《画梦录》时的何其芳,周扬做过这样的评价:“他以刻意追求形式、意境的美妙,表现青春易逝的哀愁和带点颓伤的缥缈的幽思见长……”

近日读到西蒙·麦卡锡·琼斯的一篇文章,文章多角度地详细分析了为什么悲伤的音乐能让人沉浸其中,甚至振作起来的原因,真是入木三分。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也说过,“让我最痛苦的事情,恰好也是将我与所有活着的人(或者曾经活着的人)联系在一起的事情。”这样的论说让我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何其芳早期诗文价值的理解。

而且我发现,当代的很多诗人都有受何其芳创作风格影响的蛛丝马迹。他诗集中的一些佳句,如“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来临”“生活太苦了,给咖啡加点糖”等,甚至进入了影视作品。何其芳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但是,他为数不多却精且美的作品是具有刻骨铭心的力量的。

读关于何其芳的回忆文章,让我了解到,他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早期的作品《汉园集》《夜歌》《预言》《夜歌与白天的歌》等,深受读者喜爱。

1938年,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为革命文艺作了大量拓荒工作。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执著地追求“美、思索和为了爱的牺牲”三个思想。老作家孙犁对他的印象是:“他确是一个真正的书生,也确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我的想象有点吻合,这使我感到一阵窃喜。冯牧先生则说:“和他相处在一起的时候,总会使人感到一种热情、温暖、纯洁的气氛。”这又使我对那些有幸和他相处过的前辈产生了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羡慕甚或嫉妒。他去世整整40多年了。我与他的距离,比少年时代更其遥远。

然而,他的那些带着梦幻色彩的诗文,却常常会穿过生活的平庸和烦扰,向我逼近,使我产生一种“人应该更真切地去生活才对得住生活”的强烈感叹。让我的耳边永远响着一种召唤,召唤我奋力地走向一个预言吧。

## 养鸡乐趣

阿大理

20世纪80年代后期,老爸老妈所在的小城物资仍极度匮乏。那时,人们吃肉都喜欢吃“油肉”(即肥肉),至于鸡蛋、鸡什么的,那更是不敢奢求了。

忽一日,朋友告诉我老爸:山脚下新建的养鸡场要出售一些洋鸡蛋,问他要不要?如此好事,岂能不要?想到那些白胖胖的洋母鸡,一天能下几颗硕大、营养的鸡蛋,老爸心里兴奋得直痒痒。

那时老爸刚考了驾照,汽车没捞着开,只好雇请了辆手扶拖拉机,“嘣、嘣……”一路乱锣鼓地开到养鸡场。

而卖鸡的人,竟然以20只以下不卖为理由,促使老爸买20只。老爸把军便装的口袋装了个底朝天,仅凑了一半的买鸡蛋。卖鸡人总算还有良心,让老爸写了张欠条,并写明某月某日前必须还完方可。

20只洋母鸡装在大竹篾筐里,它们大概没有机会出来旅游观光,今天被老爸用手扶拖拉机载着,小眼睛水亮,尽情欣赏着养鸡场到我家这段路的郊野风光,显得异常兴奋:“咯、咯、咯……”一路高谈阔论,载着洋母鸡的土拖拉机:“嘣、嘣、嘣……”一路喋喋不休地自吹自擂;而老爸呢,望着蓝天白云,享受着习习清风,哼着当时的流行曲,暗下决心:一定要靠着这群洋母鸡,让我家艰难的物质生活,来它一次革命。

到家时,已是晚上10点。老妈开门见到老爸和这么多的鸡,立刻傻了眼,絮絮叨叨地埋怨着。又累又饿的老爸气不打一处来,吼叫着让老妈先收拾一下阳台上的厨房,把鸡养在那儿。

第二天老爸请了一天假,用小木条精心打造了一个四层的鸡舍,并配置了灯光、饮水瓶、饲料槽;老妈趁着缝制了鸡舍专用的帽子和围腰,还用红线煞有其事地在上面绣上“鸡舍”二字。

从此,老爸老妈的业余生活就被20只洋母鸡完全占据了。老妈下班后先忙着去菜市场兜收卖剩的菜帮和菜叶,老爸则去粮市买便宜的陈年老米和山包包谷,磨成面,与剁细的菜帮菜叶掺杂在一起,煮熟喂鸡。

好在那时洋母鸡们不拣嘴,而且知恩必报,吃了老爸老妈精心配制的饲料,享受了他俩的优质服务,产蛋率极高。一开始,每天都可用小红塑料桶装一桶。拿到市场卖了,很快还清了养鸡场的欠款,

“管它下蛋不下蛋,以后不准放出来!”老妈的脸都气歪了。不准放出来,其结果自然是产蛋率直线下跌,有时甚至到了鸡饲料与产蛋率成反比的地步。一不做,二不休,老爸老妈干脆三文不值两文地把鸡全卖了。

卖鸡后,房间安静得让人有些不习惯。老妈转进转出,不知该干些什么,目光里怅然若失。老爸一时无语。



##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